



運河明珠溧縣城

文化

游猎之什

刘福田

因皇家“捺钵”而兴起

五代后唐时，石敬瑭将包括溧县地域在内的燕云十六州献于契丹。契丹以今北京为陪都，北京的政治经济地位遽升，周边地域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。

溧阴镇的进一步发展，完全是因为辽代皇家“捺钵”文化的需要。“捺钵”是契丹语，原意为行帐、营盘，后来被引申为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，即所谓的“春水秋山，冬夏捺钵”，合称“四时捺钵”。

辽太平年间（1021年—1031年），溧阴镇升制为溧阴县。沾了皇家“捺钵”的光，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村镇，从此开始了它的辉煌。

元朝时曾升格为州

金朝的状况大体延续于辽。据史料记载，金朝时金世宗等也多次到溧阴县，除了“捺钵”，还以此为基地，在延芳淀演练过水军。

变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出现的，延芳淀经历辽、金两朝，又进一步淤积，到元初时已缩减成几处飞放泊，虽然仍可以尽情游猎，但陆地不断增多，曾经作为其岸畔的溧阴镇不居于核心，其地位也发生动摇。

若论游猎便利，当然是离核心区越近越好。至元十三年（1276年），溧阴县升制为溧州，“割大兴府之武清、香河二邑来属”（《元史·地理志》卷一百三十四州郡），溧阴这个行政建制就此发展到了它历史的巅峰。

元帝后王公亦喜弋猎，当时今西永和屯村西、原柳林镇东有柳林海子，东北有马家庄飞放泊，东南有栲栳堡，南新庄飞放泊，四处水域是原延芳淀留下的主要遗存，因此柳林镇就变成了京城游猎出行的最佳位置。

古代遗迹保留甚少

霍村升格为溧阴镇，溧阴镇升制为溧阴县，溧阴县再升为溧州，都与皇家“捺钵”文化息息相关。但元末明初，柳林海子等几处飞放泊也淤塞了，它们变成了大片的湿地和零星的沼泽，再也不能满足游猎的需要。

元末，溧州地域连续发生大的争战，导致居民大量减少，溧州建制已是名存实亡，因此明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溧州被降为溧县，县治仍在溧阴镇，与此相应，溧阴镇的镇名也变成了溧县镇。

建文四年（1402年），燕王朱棣自北京起兵，攻夺明朝政权，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明朝正式迁都北京。为增加京畿地区人口，从全国各地（主要是山西）向北京大量移民，溧县地域人口密度有所增加。曾经的几处飞放泊演变为湿地沼泽，为移民屯垦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沧海桑田，溧县的地形地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变为平原，与它周边的广阔平原连成一片。但由于这一地区地势低洼，一遇洪涝就受灾惨重。

如今溧县留下的历史古迹，包括史志上的文字记载，最著名的溧县八景是：洋宫古槐、禅林宝塔、驻跸甘泉、远浦飞鸿、长堤回雁、瞭鹰旧台、春郊烟树、白河渔舟。除了禅林宝塔明确指建于元代、位于溧县村西北的佑国寺塔外，其他景物大多在辽时已有。

溧县在辽代的重要地位还与“捺钵”的独特性有关。“捺钵”虽然可以译为“行在”，但与中原王朝的“行在”或“行宫”却有很大不同。建立辽朝的契丹族乃是游牧民族，转徙随时，车马为家，这也使辽廷形成了独特的议政方式。因而辽朝处理政务并无固定的场所，皇帝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皇宫里，政治中心和政权中枢可以说就在马背车帐之上和四时捺钵之中。“捺钵”之地既是皇帝钓鱼行猎、习武休闲的理想胜地，也是皇帝议政治军、号令天下的主要场所。

西永和屯村西、原柳林镇东有柳林海子，东北有马家庄飞放泊，东南有栲栳堡，南新庄飞放泊，四处水域是原延芳淀留下的主要遗存，因此柳林镇就变成了京城游猎出行的最佳位置。故在溧阴县升制溧州之时，柳林镇被选为州治所在，取代原溧阴县县治溧阴镇，成为了溧州最初的州治之所。

但是，柳林镇作为溧州州治的时间也很短。不到一年，溧州州治又南迁到白河（今北运河）西岸之河西务，这是因为元初开始的京杭大运河开凿工程，州治南迁正是为了大运河工程需要。不过，为了弥补皇家“捺钵”的需求，便又在柳林镇修建了一座行宫，这就是元朝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柳林行宫。

直到元至正（1341年—1370年）初，溧州州治终于又迁到了溧阴镇东北、县、州同治。溧州州治从河西务再迁至溧阴镇，兼顾大运河治理和皇家“捺钵”需求。此时，溧阴镇的“捺钵”文化氛围已经冷淡，其职能主要是管理河漕事物。

清朝初年，北京地区战事频仍，溧县地区又屡遭水患，人口锐减，支撑其建制的基石进一步动摇。据《通州志》，清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溧县终于辖域内“叠遭水患，民困徭役”，而始奉裁撤，并入通州，但仍“以管河州判一员驻其城”，这也印证了其县级建制由明一朝得以延续的原因所在。

清朝时溧县地域已全部变成平原，曾经的雍奴薮和延芳淀演变成星罗棋布的坑塘，地貌优势完全丧失，历史的辉煌再也无法延续……还好，有清一朝，大运河漕运的功能还在，虽只“以管河州判一员驻其城”，溧县多少还保留了一点建制上的优势，到清末铁路兴起，运河停漕，这一点优势也终于成为历史。

以皇家“捺钵”文化而兴起的古镇，随着地貌特色的消失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，但它曾经的辉煌已被写入历史。今天的溧县与一般乡镇相比，这里厚重的历史又成了它新的特色。溧县如今被保留下来的古迹不多，比如东门桥遗址、城墙遗址等还在……

中国行政区划设置史上，只有两处源自皇家游猎，一是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围场县，另一个就是处于通州地域的溧(huò)县。不过，追溯历史，溧县作为县级行政建制，要比围场县早近900年，而且它还曾升制为溧州，这在中国行政区划设置史上绝无仅有。

汉代以前，溧县地域归属幽、蓟，战国时燕国始设渔阳郡。西汉初渔阳郡新置二县：泉州县和雍奴县。溧县地域为泉州县所辖，当时已形成较大聚落，以霍姓家族在此建村称霍村，这一基本状况延续至辽朝初年，霍村因为北方政权皇家“捺钵”需要才开始兴盛发达。当时的溧县地域有大片湿地，现在称为延芳淀湿地。

延芳淀湿地在辽代时沿今溧县、廊坊北部、采育、马驹桥、大羊坊、台湖镇一线，方圆数百里。那时，这里有大片的水面，茂密的苇塘，每到春秋两季，候鸟在这里歇脚、捕食，延芳淀就成为天鹅、大雁、野鸭的天堂。于是，辽朝将延芳淀设为皇家苑囿，建起了游猎行宫神溧宫等，贵胄大臣也纷纷在此修建了档次排比的园林，形成北京最早的皇家园林建筑群。到了元代，又修建了柳林行宫。

溧县在京杭大运河之滨，也曾是南北漕运交通之腹地，更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京东古城，素有“京东重邑”的美称。通州的老人听到“四台八庙七十二眼井”，就知道说的是溧县。

元朝在柳林镇附近建柳林行宫

今张家湾镇西永和屯村西，有一片遍布砖头瓦块的“砖渣地”，这里就是元代溧州最初的州治遗址。

西永和屯村地处张家湾镇南部，这一区域原属牛堡屯乡，汉代以前，它甚至不属于通州，而是与通州一样，属于当时的渔阳郡。

至辽宋起，今西永和屯所在地渐露出水面，变成了前出延芳淀的一片陆地，野生出大片的柳树林。柳树最喜在水边生长，柳絮飘落水面，被水波推上岸边，遇到泥土就会生根发芽。柳树还有一个生长特性就是耐涝，几个月泡在水中也不会淹死，随着自然水面的不断下降，露出水面的陆地往往最先长成柳林。西永和屯村西有人聚落之前就被称为柳林。

这片新生成的陆地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。当时的延芳淀还是一片非常辽阔的水域，据《辽史·地理志》记载：“延芳淀方数百里，春时鹅群所聚，夏秋多菱芡。”当时的延芳淀与北运河的前身白河还有部分连通，从辽东运来的粮食，可以直接驳运到延芳淀中的皇家粮仓（今西永和屯村东一公里的苍上村）。直到金海陵王时，还能在延芳淀中演练南侵战船。

而西永和屯村西这片新生成的陆地，西北有高岗走廊可以连通今台湖镇和张家湾镇以北，它就像前出延芳淀核心的一个半岛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然决定了它的地位。不过，它当时的陆地面积不是很大，正常情况下至多也就是一个镇的分量，事实上在元朝成为溧州州治之前，也就是一个镇：柳林镇。

成为溧州州治的一刹那辉煌，并没能让柳林镇发展起来，它成为州治的时间实在太短，州城建设还没有动工。当然，州城的初步规划是有了。今西永和屯村西这片“砖渣地”，南有前，后南关

村，北有大、小北关村，名字一听就是中间有座城池的规制。柳林镇成为溧州州治后，元朝还在柳林镇不远的西侧修建行宫。

《元史》卷二十八中这样记载：元至治三年（1323年）月，一场大风“拔柳林行宫内外大木二千七百”。以“2700棵大木”推测，柳林行宫的规模应该相当大。

元朝末年，在这个小小的柳林镇，短时间内就发生了两次大的战事：元顺帝至正十八年（1358年），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大将毛贵率军杀到此处，与元将刘哈喇不花大战于柳林镇，起义军虽受挫退兵，却已令元都大震；元至正二十八年（1368年）朱元璋麾下大将徐达、常遇

春北伐，又进攻到这里，柳林镇或筑有土城及土坝堤围，却难以抗拒兵峰正盛的北伐军。经大战，柳林镇最终被攻克，北京的陆路大门被打开。元顺帝听闻柳林镇失守大掠，主动放弃北京仓皇远遁漠北，元王朝对中原的统治也就此终结了。

明初，柳林镇变成了一个小村，名永和里，后来改称永和屯。永和屯朱永和两姓再分村，永和屯又变成了东、西永和屯，今东永和屯绝大部分人姓朱，西永和屯绝大部分人姓朱。曾经作为溧州州治的柳林镇，在元末明初的战火中消失了，只留下西永和屯村西的这片“砖渣地”，但就在这片瓦砾中，埋藏着曾经作为溧州州治的柳林镇的短暂辉煌。



洋宫古槐

禅林宝塔

驻跸甘泉

远浦飞鸿

长堤回雁

瞭鹰旧台

春郊烟树

白河渔舟

溧县八景